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法傳全錄卷十三

東莞 陳 建 輯 西湖 高汝栻 訂

高 棐燽 彙煒 校

辛巳建文三年正月辛酉朔東昌捷報至京師詔褒賞將士召齊泰黃子澄還朝復任以政事〇丙子靖難兵囘至北平 燕王恥東昌之敗下令召募勇敢之士初靖難師起僧道衍每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敗于東昌 王北還道衍曰前固已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勸 王整兵前進

（少爲吐氣）（恥東昌之敗）（隱語奇中）

二月戊戌 燕王令僧修佛會祭陣亡將士張玉等自

帝王征戰激勵之意不可少惰則志則堅

為文祭之涕零如雨自號所服袍焚之以示云者丘福見王憤恚謂朱能曰殿下志氣如此何憂大業不成乎

張王者河南祥符人初為元樞密知院武洪初歸附東昌之戰　燕王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王雖衝擊而出然不知　王所在突入敵陣大戰殺數千百人王竟被創而歿　王哭之慟師旋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王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張玉良輔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潸涕不已後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侍臣曰張玉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蚤沒追封榮國公

見得到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　燕王謂朱能曰賊勢鴟張漸來見逼今因其未出先進師禦之不可坐受其制師遂南出保定與諸將議所向丘福等言定州府民新集城池未固攻之可拔　王曰野戰則易以成功

靖難自此不復退矣

勢如[illegible][illegible]

攻拔則難于收效況盛庸聚衆德州吳傑平安頡頏眞定相爲犄角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決也今眞定相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賊必出迎戰西來則先擊其西東來則先擊其東敗賊一軍餘自破膽諸將曰二百里不爲遠我軍分兩賊聞彼合勢齊進我腹背受敵王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陣相對勝敗在于呼吸之間雖百步之內不能相救矧二百里耶爾等勿憚試觀吾破之

三月戊寅盛庸進兵營于夾河平安駐師單家橋靖難兵由陳家渡過河逆之相去四十里燕王語諸將曰

夾河之戰

七

敵每列陣精銳在前罷騎在後明日與戰以勁師當其前摧其精銳餘自震慴中軍嘗云敵五六里列陣嚴整以待之我以精騎先破其陣繞其背而擊之如掩扉之勢推之使前彼急行五六里氣喘力乏中軍俟其奔過隨而擊之我躡其後乘勢逐北賊衆必敗愼勿逆擊之彼不得前奔則必致死於我矣切記吾言〇辛巳盛庸兵及靖難兵戰于夾河殺其大將譚淵　壬午復戰敗績都指揮莊得等死之盛庸走德州時兩軍列陣相對燕王先帥三騎覘之掠陣面過遂麾兵攻其左掖庸軍排盾層累自蔽矢刄不能入燕軍預作木鎖長六七尺

可動于是文皇用木鎖以破之

横貫鐵釘于端釘末有逆鉤令勇士直前擲之連貫其盾亟不得出動則皆牽連不可以蔽遂乘其空隙攻之矢下如雨敵衆棄盾走燕騎兵乘之而入南軍奔潰燕將譚淵從中軍望見塵起遽出兵逆擊之莊得帥衆死戰不退淵與其部下指揮董中峰等皆爲得軍所殺會日暮各斂兵還營明日再戰

燕王謂諸將曰昨日譚淵因敵走逆擊太早故不能成功兵法曰窮寇勿追故我先戒守軍令整兵以俟俟敵已過然後順勢擊之蓋彼雖少挫其鋒尚銳汝必欲絕其生路彼安得不致死鬪大抵臨敵貴于審機變識進退淵不從吾言以致喪

張皂旗力挽千斤每戰輒陷皁旗先登屢有俘馘

皂旗張力戰而死猶執皂旗不仆敵辰界

少一

都御逐齊泰黃子澄

身汝曹當旗之時盛庸軍于西南燕兵軍于東北兩軍交戰自辰達未勝負未分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兩軍雖日咫尺不見人北兵乘風大呼縱擊之南軍大敗棄兵而走斬首數萬莊得與驍將楚智皂旗張等皆死焉追至滹沱河溺死及蹂踐死者不可勝計盛庸單騎走德州是戰也　燕王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將士守上戒諭不敢加刃以至于敗○詔竄逐齊泰黃子澄于外責以付託不效令有司籍其家以謝燕人有司奉行徒爲文具而已其實使之出外募兵也○閏三月己亥吳傑平安帥師及

文皇深于兵机傑等非于搗斜安得不敗

靖難兵戰于藁城敗績先是夾河之戰吳傑陳暉等引兵來與盛庸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乃退還真定　燕王謂諸將曰吳傑等若嬰城固守則為上策若軍出即歸避我不戰是為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乃設奇以誘之是日散軍四出聲言取糧政令校尉荷擔抱嬰兒佯作避兵奔入真定城報云燕軍各散取糧營中無備吳傑等聞之以為信然乃謀出師掩其不備遂出軍滹沱河距燕軍營壘七十里　王聞之大喜薄暮趣兵渡河諸將請俟明旦都指揮陸榮進曰今日十惡兵家所忌不宜進兵　王曰時機不可失也若稍緩之彼退將

文皇大捷於兵法

文皇前後大小十二戰雖諸將之奮身而身在戎行攻堅履危躬自衝擊所以戰無不克也

眞定城堅糧足攻之難爲力矣拘小忌者誤大謀遂進與南軍遇于藁城楙等列方陣于西南　王謂諸將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敗則其餘自潰乃以軍麾其三面悉精銳攻其南北隅相與大戰王以驍將數百循滹沱河繞出其陣後突入大呼奮擊南軍矢下如雨箭集　王所建旗如蝟毛焉平安陣間縛樓高數丈安登望靖難兵見戰勝大喜麾諸軍力戰　燕王見安登樓率精騎直上攻樓安見文皇馳至急下樓墜而走會東北風大起發屋折樹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咫尺莫辨燕師乘風大呼候

[illegible]者趙昊

左右望橫擊庸軍大敗追至城下斬首甚衆檢指揮鄧戩陳鵬等吳傑平安僅得入城南兵降于燕者王悉釋之南還自是南兵愈解體矣　王遣人送所建旗回北平諭世子曰善藏之後世毋忘也○靖難兵徇河北郡縣多降遂次於大名

按前此白溝夾河與今此藁城三大戰靖難兵皆有風助之異先敗而後勝天意所在不見示章自此而南北成敗之形成矣嗚呼昔漢高以大風而脫睢水之圍我　成祖以大風而成屢勝之功自古帝王之得天下何往而非得天以為之本○庸恃東昌之捷輕敵謂此舉必破北平將士咸携金銀卸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筵痛飲

至是咸為靖難兵所獲

四月　燕王遣人上書于朝時大名官吏迎靖難兵送

勢固騎虎彼此已無復退之理徒以虛文飾其緩兵之計耳

謀者、言齊泰黃子澄皆竄逐有司已簿錄其家、 王乃上書稱臣燕王棣、謹奏爲息兵養民事、凡數百言、書成、王以示左右、喜謂曰、署臣于燕之上、其意爾知之乎、皆對曰、不知、 王曰、予名與帝音同、 皇考太祖皇帝、命名之、意有在、今以臣先之、卽稱燕皇帝、此其兆也、左右皆頓首稱賀○遣大理寺少卿薛嵓如燕時、燕王書至、帝以示方孝孺及侍中黃觀二人閱畢、奏曰、此機會也、燕軍久駐大名、暑雨爲沴、不戰將困矣、今遣人報之、以弛其備、且各處兵馬漸集、調遼東軍以攻永平、德州以擾乎燕、根本受敵、彼必歸援、我宜追躡其後、破之在

文皇料敵如神豈爲臣臨淺術所眩

數千宣諭大類掩耳竊鈴徒貽敵笑

方黃但知集兵不知選將將非其人雖衆不足恃也耿炳文之敗以三十萬李景隆

此舉也使人往返之間師已畢集矣發機之會決不可失帝以爲然乃命觀草詔赦　燕王父子及諸將士之罪使歸本國勿預兵政仍復王爵永爲藩輔遣薛嵓等齎往燕師又作宣諭數千言刊印數千紙付嵓令密散諸燕將士使歸心嵓見王問帝意云何嵓曰朝廷言殿下旦釋甲暮即旋師王怒曰是殆我也嵓惶懼不能對燕將士欲殺之嵓戰慄流汗伏地旣而命軍中耀武連營百餘里戈甲旗鼓相接而馳射其中使嵓等觀之留數日乃還嵓至自燕軍言燕軍強盛孝孺惡之曰此爲燕遊說也

之敗以五十萬曰濟之敗以六十萬可嘆

五月。燕王使指揮武勝等來上書言得總兵官四月二十日驛書又有會合軍馬之旨遣使息兵誠耶偽耶張機阱以相掩陷令人豈能自安如此欲令息兵可乎此不待明者而後知也　帝覽書曰燕王本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為叔父柰何必用兵為也召諭孝孺意孝孺對曰陛下即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令軍聲大振不日有捷書來聞願陛下毋惑甘言遂縛勝等下錦衣獄○調刑部左侍郎王良為浙江肅政按察使以問燕國人罪從末減故左遷浙江按察使良至浙江謁岳鄂王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

也

六月靖難將李遠等兵至濟沛焚糧餉都督袁宇率兵禦之敗績○遣太僕少卿祝孟獻使朝鮮市馬○秋七月靖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之敗績○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遺書于燕世子先是孝孺門人林嘉猷嘗被文皇召至北平居邸中久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子屢譖於父內臣黃儼素奸險世子惡儼之幽事三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守北平高煦從文皇軍中時時傾世子孝孺言於帝曰令河北師老無功而德州餉道又絕事勢可憂向以罷兵之說誘之既不能行則當別用一

是謀亦疎豈有以佹譎而能間父子之親者

策。安可坐視。臣有一策。　帝曰、試言之。孝孺曰、　燕王素寵愛次子高煦、及幼子高燧、其世子嘗爲其二弟所譖、恒不自安。今但用計、離間其世子。使彼父子相疑。則必趨歸北平。而吾可以徐圖其後矣。　帝從之、遂令孝孺草書、貽世子、令背父歸朝、許以燕王之位、而令張安齎詣世子、世子得書、不啟封。遣人并安等送赴軍前。時燕宦者黃儼、素附高燧。乘此譖世子。與朝廷通寄謀。高煦亦助儼言。　燕王不信。語竟世子所遣人以書及張安皆至。　王覽書歎曰、吾父子至親。猶見離間。況君臣之際乎。乃囚安等。

六月靖難兵破濟寧掠沙河沛縣焚其軍資糧運數百萬京師大震先是北兵獲諜者言武勝等繫獄　燕王大怒謂諸將曰自古敵國往來理無執使今若此吾必滅之彼軍萃德州資糧所給皆道徐沛宜調輕騎數千燒彼糧船則德州饋餉不給衆必瓦解遂遣其都指揮李遠等率騎兵六千擾其糧道遠等至濟寧穀亭盡焚軍興以來儲積丘福薛祿合兵攻濟寧州塞濠登陴破其城遂潛兵掠沙河沛縣南軍不之覺也糧船數萬艘糧數百萬石悉爲所焚軍資器械俱爲煨燼河水盡熱魚鱉皆浮死漕運軍士盡散走歸京師大震德州糧餉

遂艱南軍自此益不振矣○七月靖難兵襲取彰德軍攻其城不克時都督趙清守彰德　燕王遣數騎日往來城下擾其樵採清追兵追之則引而去于是城中乏薪折屋爲炊既而　王令伏兵城傍山麓仍遣數騎至城下誘之清果遣兵出誘入伏内擒殺千餘人自是不敢復出　王遣人招清清對使者言殿下至京城日但以二指許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　王憮其言爲之緩攻○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營于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燕世子督衆固守遣人如靖難兵告急○靖難兵還次定州遣其將都指揮劉江救北平○

八月靖難將劉江及平安戰于北平安軍敗績初　燕王聞北平被圍召劉江問策將安出江慷慨請行且曰臣方思之高煦請與江先往江曰殿下如何兩處顧得徒圖走不任為敵矣耳俄而曰臣策成矣　王喜呼酒送其行江與王約曰臣至北平以砲響為號二次砲響則決圍三次砲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砲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既聞外間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宜令軍士各帶十砲俟三次砲響之後為殿者放砲常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繼來平保見必駭散矣　王大喜然其計保見安小字也至是江與安戰果如其策大

梅殷果以死報不負所託

敗之斬獲數千人獲馬六百餘匹安走還真定
十一月朔燕羣臣將校上表　燕王勸進宜登即皇帝
位以慰天下之望不許○遣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
殷尚　太祖女寧國公主最有才智　太祖最眷注之
臨崩時皇太孫與殷侍側受顧命首囑太孫曰　燕王
最不可忽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託幼主乃出誓詔
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汝其為朕伐之言訖而崩
太孫既即位殷以至親嘗在左右至是靖難兵漸南逼
諸將多巽懦觀望乃召募淮南民兵合軍士號四十萬
命殷統之駐淮上以扼燕師既而　燕王遣殷書以道

香金陵爲辭殷答曰進香　皇考有禁遵者爲孝不遵
者爲不孝　王大怒遣使復書畧言今興兵以誅君側
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所能沮殷割使者耳鼻不復報
書曰授數語詞甚峻且曰留汝口回去說知也○燕王
陞擢將校以都指揮丘福朱能張信劉才鄭亨李遠張
武火真陳珪李彬陳賢王忠徐忠陳文房寬並爲五軍
都督僉事陞紀善李忠爲右長史餘將士陞秩有差○
都督楊文帥遼東軍圍永平靖難兵劉江與戰于昌黎
文敗績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被執○平安敗靖難將
李彬于楊村○皇少子文圭生靖難後廢爲庶人幽

中都廣安宮入禁甫二歲其後英宗復辟憐其無罪出之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詔內官出使放縱許有司檢送京師洪武初內官奉使出外約束甚嚴不得與士民交易至是有以內官暴橫爲言　所在有司但遇內官奉使暴橫虐害士民者即擒縛赴京以聞於是內官奪氣密謀推戴矣○十二月　燕王帥師南伐敗南軍于藁縣靖難兵自此有進無退矣○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更定倉官黜陟之制

壬午建文四年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靖難兵攻破兗州府香縣及東阿東平汶上鉅野

諸縣○靖難兵攻沛縣守備指揮王顯迎降知縣顏伯瑋死之

伯瑋江西廬陵人唐顏真卿之後洪武末舉賢良除知沛縣時北兵所過皆降伯瑋集民兵備禦以死自誓既而北兵渡沙河轉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度不能支遣其子有爲出城戒之曰汝還家白大人吾不能盡子職矣夜二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矣遂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見父屍亦自刎從伯瑋主簿唐清典史黃謙亦不屈死

忠義所在何論職之崇卑

三月平安帥師及靖難兵戰于淝河斬其驍將王真

淝河之戰也

燕王來戰安軍敗績時北兵駐渦河諜報平安領馬步四萬爲前鋒躡我後　王乃命高煦守營親帥精騎二萬至淝河按伏以待之數日安兵始至　王令王真白

義劉江各將百騎往逆戒令遇敵佯走引入伏內安兵與真等大戰互相殺傷真斬獲頗多而後隊不繼安麾騎圍之數匝真身被十數傷氣愈奮猶手斬南兵數十人自度不免乃馬上自刃而死真燕山右護衛百戶也沉毅有智畧每戰賈勇衝敵常以一當百　王嘗謂諸將曰奮武如王真何功不成後追封金鄉侯配享太廟時安引騎兵三千駐北岸高坡　王以數十騎當之安遣驍騎指揮火耳灰者素驍勇有名持矛直趨王前相距十餘步燕胡騎指揮童居引弓射之中馬馬倒遂生擒火耳灰其麾下哈三帖木兒亦驍勇持矟衝突來救

姚善治郡
緣坐四散
衛良王賓
辞奕錫殊
棟康瑜傳

信後射其馬人馬俱仆并擒之時欽生擒倚致平安安變服以數騎遁去斬首數千級獲馬八百餘匹

按革除遺事是戰也安操長鎗驍馬追燕王幾及之會馬蹶乃步兜前安欵曰真命天子也先是王夜夢與安戰將敗一男子豊貌美髯乘白馬持大刀自西北來聲言援燕御欲安馬應聲而倒王得覺雖問其姓名對曰臣華嶽神也既覺王喜及與安戰於終一如夢語

以蘇州府知府姚善參贊都指揮儲欽軍事兼督蘇松常鎮嘉興五郡軍馬入援京師

善湖廣安陸人志行淳實慥慥初朝奕以吳民華奢夷俗俗靡違式明法以齊之區者或更籍持短長賄譎辭起獄難理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猛各惜事宜每數造請羣賢考求治道商畧民生休戚風俗淳漓以爲興革由是吏民同心向義轉稱大治吳列郡最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善往候見合席諮問

國初此風往往有之惜今則否其學俗足惜矣

賓閉為詩謝日姚善乃開門延詣、及賓報謁、詣府門、耳拜而返、善自造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著候韓奕、奕避入大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聞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也、錢芹亦守其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以訓士、一日、饋米于貞木、貞木謝、送芹所、芹受之、更覺其誠、諸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伻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候乃先使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苟明公以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座、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務耳、公自有官守、何不謀將務、而乃及此耶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一簡以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善大悅、為芹為行軍司馬、

靖難兵破宿州、遂取徐州、徐州於是齊魯營壘諸文武將吏皆降、軍士或散為群盜、反抄奪殺擄、助北兵爲勢矣、○

四月丁卯總兵官都督何福敗靖難兵于小河斬其大將陳文韓貴時北兵至小河陳文于一要處為橋先度步卒輜重騎兵隨之遂分兵守橋明日何福列陣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　燕王帥騎兵與戰福麾步兵而前爭所守橋福率後軍來援奮擊破之斬陳文于陣勇氣百倍遂渡橋南燕將張武見文戰沒率勇敢士自林間突出與　王騎合擊却之指揮丁良朱彬被執燕將都指揮韓貴亦戰死于是福軍與燕兵南北對壘相持者數日○甲戌魏國公徐輝祖帥京軍及靖難兵戰于齊眉山敗之召輝祖還京師時北兵駐齊眉山輝

兩敵相持貴進惡退未能勒進而輝祖召還戰敗之機決矣

祖帥軍援何福既至相與大戰自午至酉勝負相當薄暮輝祖斬其蔚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于北軍中最號勇敢馬蹶為南軍所擒猶力斬數人乃死于是北兵退走還營掘塹以自固是時南軍再捷北將皆懼議旋師朱能獨斥諸將大聲曰漢高帝十戰九敗終有天下況殿下自起兵以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北面事人諸將言歸者皆不忠當斬以徇衆不敢復言 王遂決意引兵南下會京師傳言 燕王已北歸帝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

丁丑何福移師營于靈璧時南軍所至掘塹作壘為營

軍士通夕不得休。壍成而將且復行。往往虛敝人力。故臨陣之際。卒先罷困。　燕王行營。不爲壍壘。但分布隊伍。列陣爲門。敵不敢犯。故將士至營。卽得休息自便。暇則射獵。周覽地勢。得禽獸頒將士。身拔城破壘。悉以所獲財物賚之。人樂爲用。至是對壘日久。　王與將士不解甲者一月矣。盛夏淮土蒸濕。暑雨連作。軍中常恐疾疫。將士願憩。屢請渡河擇地休息士馬。　王諭之曰。兩敵相持。貴進忌退。一渡河則士心必懈。敵乘勝來邀。祗取敗辱耳。況敵久乏糧。士卒饑餒。其心已離。邀其餉道可以坐困之。今日之勢。利已在我。不容少緩。諸將惟朱

能鄭亨以爲然。餘人猶固請不已、王盛怒斥之、諸將乃不敢復言、遂遣朱榮劉江等率輕騎截南軍餉道、又令遊騎擾其樵採。何福乃下令移營靈壁。以免其擾。且就糧尤便。然分軍護糧。勢不得完。銳氣虜衰。〇己卯靖難兵及何福平安戰于靈壁、福等敗績、時南軍運糧五萬、平安帥馬步六萬護之、爲方貝負糧者居中、 燕王覘知之、分壯士萬人遮援兵、而令高煦伏兵于林間、戒伺敵戰疲、即出擊、於是躬率師逆戰、以騎兵爲兩翼、安引軍突至、殺北兵千餘、矢下如雨、 王麾步軍縱擊橫貫其陣、斷而爲二、南軍遂亂、何福等出壁來援、與安合

靈璧之戰宋寂長于爲右衛指揮於戰先登勇于格鬭力屈死之都是天意彰與民以皆家諸篇

擊殺傷甚衆北兵引郤高煦窺見南師疲困即帥衆突出擊之　王還兵掩擊其後庸等大敗俘斬萬餘人獲馬三千餘匹盡獲其糧餉庸等以餘衆走入營塞壘門堅守是夜庸下令期明旦聞砲聲三即突圍出師就糧于淮河○庚辰靖難兵攻破靈壁營何福脫走副總兵陳暉平安皆被執參贊軍務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民皆死之時　燕王令諸軍攻靈壁營而躬率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北兵三震砲福軍誤以為己砲急趨門走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墜濠塹皆滿北兵急擊之遂破其營生擒陳暉平安及參將都督馬

校勘

濟徐真都指揮孫威指揮王資等一百八十餘員獲馬二萬餘匹降者無算悉縱遣之何福單騎脫走自是南兵益衰識者知金陵不能守矣黃子澄聞之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吾輩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

黃子澄果誤國即李景隆敗狀不聞亦當萬死

五月遼東總兵官楊文帥師還濟南至直沽師潰時靖難兵南下朝廷用齊黃策調遼東兵十萬至濟南與鐵鉉合勢以絕北兵後比至直沽遇北將宋貴等截殺遂潰竟無一人至濟南者〇辛卯靖難兵渡淮大將軍盛庸敗走遂克盱眙縣時盛庸領馬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淮之南岸燕兵列北岸相對　燕王命織舟編筏揚

大料如此
其他可知

旗鼓譟指麾若將渡者南軍主之有懼色 王命丘福朱能狗兒等將驍勇數百西會二十里以小舟潛濟南軍初不之覺也及漸近營舉砲兩軍駭愕福等衝突其陣南軍棄戈甲而走庸股慄不能上馬其下掖之登舟遂單舸脫走北兵盡獲其戰艦遂濟淮駐南岸是日遂攻下盱眙 王會諸將圖所向或謂宜先取鳳陽從趨滁和集船渡江或欲先取淮安自高郵以達真揚即渡江可無後顧之虞 王曰不然鳳陽樓櫓堅完所守既固非攻不下恐震驚 皇陵淮安高城深池積粟既富人馬尚多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則屈威挫銳援兵復集非

我之利。今乘勝鼓行。直趨楊州儀真。兩城軍弱。可招而下。既得真陽。則淮安鳳陽人心自懈。我耀兵江上。聚舟渡江。京城震駭。必有內變。吾于此時索取姦惡。事窮勢迫。誰能固匿之。必有縛獻軍門者。吾得而甘心焉。以雪圍逼之恥。拔諸王之困。可指日而收效也。諸將皆頓首稱善。○時諸將分屯鳳陽淮安以遏燕兵 燕王欲從淮安取道。阻于駙馬梅殷。欲從靈璧出鳳陽渡河。鳳陽知府徐安牒知。折浮橋絕舟楫拒守。亦不得渡。 燕王遂往楊州至天長。○監察御史王彬巡江淮治楊州。偕任指揮崇剛練兵。繕濬城濠。剛聞靖難兵至。晝夜不解

彬克之東平人嘗揚州兵火外禦內防七日甲不解正德中祀彬名宦

甲、與彬共守揚城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俾力士莫敢縛禮弟宗者厚賂力士毋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盤中爲千戶徐政張勝所縛舁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之、政遂出禮等于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城門降剛不屈而死　燕王至揚州命禮同指揮吳庸等諭下高郵通泰諸城并集舟以備渡江〇靖難兵克儀真遂立大營于高資港儀真既破北舟徃來江上旗鼓蔽天鎮江守將童俊送款建文帝雖下詔天下勤王然而無及矣

撫策之甚

成敗未可知，與僥倖於萬一耳。事此至耶，能救得與？明見萬里。

○呂太后遣慶成郡王，如靖難師，議和。時北兵既克儀真，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稍緩之，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召募丁壯，當畢集，天塹之險，北軍不長于舟楫，相與決戰江上，成敗未可知。建文帝善其言，乃以太后命，遣郡王往，以割地分南北為請。燕王怒曰：此特欲緩我師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

六月癸丑朔，靖難兵括船于瓜州。燕王將渡江也，命都指揮吳庸，集高郵、通泰船于瓜州，命內官狗兒領都指揮華聚為前哨，狗兒後賜姓名王彥。

靖難初，不獨征將如林，而內臣智勇兼人者，亦往往有之。王安、郎不花，都女直人；孟驥、鄭添兒，回回人；寫

秃卯三保李謙卯保兒並雲南人雲翔卯猛哥田嘉禾卯哈剌帖木並胡人皆內臣從 文廟起兵靖難出入戰陣多建奇功後皆爲各監太監或出鎮邊藩焉

遣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等帥師與靖難兵戰于浦子口敗之○靖難兵大敗盛庸軍都督陳瑄以舟師迎降時盛庸帥舟師駐江上北兵漸至遊岸盛庸整陣以待先是北兵敗于浦子口 燕王欲還適高煦率兵至 王撫其背曰兒當再戰吾力疲矣世子多疾天下若定吾以爾爲太子于是高煦決死戰 王麾精騎數百直衝之庸軍奔潰悉棄戈甲而走死者不可勝計陳瑄受命帥水軍往援遂迎降命將士皆解甲釋胄 燕

王大喜又陞三級○庚申靖難兵次于龍潭時建文帝聞盛庸復敗沿江舟師皆降憂懼不知所爲問計于方孝孺孝孺陳固守之策曰今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民舍驅民入城足以固守以待援兵至內外夾擊決死一戰可以成功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士馬以爲後舉帝然之乃命谷王橞安王楹分守都城門遣李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往龍潭仍以割地講和爲辭以待援兵景隆等既至見燕王俯伏惶汗頓首稱臣呼萬歲不敢仰視久之乃以割地講和爲請王笑曰公等今爲說客耶割地

齊黃謀國臣與國同宗下付托不孜托徵不府他之乎況子澄

何名、公何爲聽姦臣之計、吾必得齊泰、黃子澄輩、建文帝命景隆等再往、言諸臣皆竄逝外郡、俟縛至追來、景隆等惶懼不敢行、帝令諸王與景隆等偕行、燕王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歸、帝會群臣慟哭、或勸帝且幸浙、或曰不若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議不決、太常少卿廖昇聞茹常等還、遂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遣禮部侍中黃觀往安慶、修撰王叔英往廣德、都御史練子寧往杭州、募兵入援京師、三人奉詔、皆奮不顧家、然事勢不可支矣、齊泰奔廣德州、黃子澄奔蘇州、逃難且促徵兵、時王叔英在廣德募兵無

欲泛航海其不忍卽也

應者。于澄欲航海徵兵于外夷、不果。建文帝太息曰、事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徘徊殿庭。長吁不已。○遣諸王分守京城諸門。○命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促勤王兵。皆爲靖難遊騎所獲。○癸亥靖難先鋒將、劉保華聚、哨至朝陽門外。甲子靖難兵進屯金川門、時北兵既駐龍潭、慮京城完繕、四方或有勤王者、日夜爲攻禦備。乃命保等領先鋒騎兵十餘、哨至朝陽門、覘知無備、還報　燕王大喜。乃整兵而進。先是左都督徐增壽、謀應北兵、約開門

此時京城尚無備不知齊黃謀議禦敵者何哉

將大理寺丞鄒瑾、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聚殿前歐

之幾死○其日以兵亂殺朝郊壇及晃大呼請速加誅臣
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惟谷王穗開金川門降文皇
遂入京城內宮火發文皇入城建文帝手誅都督徐增
壽于左順門靖難兵起時谷王穗與李景隆守金川門
北兵至遂開門迎附保等遂引兵入城魏國公徐輝祖
率師迎戰敗績建文帝縱火焚宮變服遁去京師傳言
帝崩時六月十三日也初　太祖末年將傳位太孫而
占知其不終也既大漸乃授以一小篋封鑰甚密戒以
急難乃啟至是窘迫無計啟篋視之得楊應能度牒及
披剃之具遂削髮披緇執度牒自御溝出至郊壇而走

時宮中火起倉卒咸以爲建文自焚矣無人知其變服出走者是日　燕王擁兵入城安王楹等及文武群臣父老人等皆來迎茹瑺先稱臣叩頭勸進許之遣人布告天下各處召募丁壯令悉解散復業是日前僉都御史程本立太常少卿廖昇衛府紀善周是修大理寺丞鄒瑾御史魏公冕給事中龔泰等皆死之文皇入城金川門蹇義夏原吉皆赴迎戴楊榮亦見馬首曰翰林編修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廟乎王瞿然曰固當先謁陵遂從之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　王既登極工部尚書茹瑺首入殿賀文皇

呼謂之曰瑞吾今日得罪於天地祖宗*小何瑞叩首曰
陛下應天順人何謂之得罪乎文皇大悅進忠誠伯宮
中火起皇后馬氏亦赴火死○ 上淸宮詰問宮人內
侍以建文君所在皆指認后屍應焉乃出屍于煨燼中
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召翰林侍讀王景問葬禮
當何如景對曰當葬以天子之禮于是爲建文帝發喪
如禮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遜太后于懿文陵
帝生而慈慧好詩文及古典禮文章至性孝友異常人
下方懿文之病癰也帝年方十四含淚撫摩晝夜不
暫離親吮吸之 太祖聞之嘆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

更三年謚文懿哭踊哀慕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爾誠純孝獨不念我乎三弟同其地老將誨諄懇太祖萬幾多付裁決時政尚嚴刻帝濟以寬大中外欣欣愛戴如一太祖傳位詔中有云太孫仁明孝友海內歸心蓋有試而然也仁厚有餘親誼篤摯觀曾鳳韶之劾諸王也帝曰至親不問成祖之在軍中也帝戒將士曰毋使朕有殺叔父之名此其心何如而齊黃誤之希直敗之事危矣賜罷策臣謝遜大根已仆末幹胡支蹈拙行作殆同兒戲爾魏之謀不聽盛庸鐵鉉之武畧不存李景隆之敗衂不罪

政刑漸滅舍滅亡何適也如是而日討周禮改官名易制度奚益哉甚矣祖宗之法不易變也一變而至於亂法豈易變者哉○是日　燕王揭榜討左班文職姦臣討二十九人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禮部尚書陳廸文學博士方孝孺副都御史練子寧禮部侍郎黃觀大理少卿胡閏寺丞鄒瑾戶部尚書王鈍侍郎郭任盧迥刑部尚書侯泰暴昭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吏部尚書張紞侍郎毛泰亨給事中陳繼之御史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公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經歷宋徵卓敬修　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敬先是諸出貲

梧州文武官員軍民人等綁縛姦惡爲首者陞官三級、爲從者陞二級、綁縛叛逃官吏爲首者陞二級、爲從者陞一級、有司奉旨出示、自是擒獲得官者甚衆、乘機報復私讐、劫掠財物者紛紛、雖禁不能止也、既而鄭賜、王純、黄福、尹昌隆皆迎駕歸附、自陳爲姦臣所累、乞宥罪、令復其官、以茹瑺、李景隆言、并宥張紞、復爲吏部尚書、餘皆不宥、尋 揭姦臣榜于朝堂、增徐輝祖、葛成周、是修、鐵鉉、姚善等、共五十一人、

高氏汝栻曰、靖難師至金川門、是夕給舍御史康四十餘人、相與縋城逃去、諸朝還者覺察以聞、文皇悉置不問、已而軍衛衆之、繫兼械、以獄長死者甚衆、皆附悉予其官、今兵部綁縛者可乘見也、然鳥集案

此輩何事

匿亦已多矣後來深山窮谷往往有見其傭販自活禪寂自居者慥志亦可悲矣遺事所載雪菴和尚及補鍋匠河西傭其此類與

燕王淸宮三日諸宮人女官內官多誅死惟得罪于建文者乃得留○丙寅諸王及文武羣臣請正天位上表勸進　上謁　孝陵還御奉天殿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橚齊王榑爵土初建文中有道士歌于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已而忽不見人莫能測至是始驗其言云○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仍以洪武紀年今年稱洪武三十五年○追封都督徐增壽爲湯武侯諡忠愍　上憫增

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卽位首封壽進定國公○革去興宗孝康皇帝廟號仍舊謚號懿文皇太子降封吳王允熥爲廣澤王衛王允熞爲懷恩王徐王允熈爲敷惠王尋復降允熥允熞爲庶人允熈改封甌寧王三人後皆不得其死○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時武臣無一人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屈 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司廹取供招輝祖默然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 上大怒然以元勳國舅欲誅又輒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召淮南總兵官駙馬都尉梅殷還京師是時建

文諸將列守淮南北者惟殷尚欲為建文計而大勢已去○上既正大位命寧國公主以書召之殷乃罷兵入見上慰之曰都尉在軍無乃勞乎殷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上甚銜之○齊泰被執至京族誅之妻發教坊司幼子甫六歲給配時詔抄姦臣九族外親之外親以泰為首高墉等二十六戶皆就逮抄沒充軍先發興州克衛次年調遼東三萬衛又一年發甘肅衛多道死者○蘇州府知府姚善被太倉衛鎮撫陳斌等縛至京誅之上購黃子澄急子澄避于善所約與航海善謝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公朝臣也可以四徃號召

太與子澄之裴哲極教坊並偷生之倫重邪何不如寧爲之碎先自經死

發文固死難諸臣計九百餘人此紀特其彰彰者耳惜不能一二錄也、

以幽與復善守土之臣義當與城存亡者也。遂被執。
上詰之曰、若一郡守、何敢舉兵抗我、善厲聲曰、臣各爲
其主耳。遂命磔之、黃子澄被太倉衛百戶湯華等、縛至
京、族誅之、從子等六十五人皆死、子澄妻妹皆發教坊
司、遠其九族外親四百五十餘人、皆發充軍○族誅右
副都御史練子寧、子寧被臨安衛指揮劉傑縛至闕、對
上語不遜、上震怒、命磔之、宗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人、
又九族親家之親家、被抄沒戍遠方者、又數百人○下
方孝孺獄、既而族誅之、先是 上發北平、僧道衍送之
郊、跪而密啟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爲、道衍因囑曰、南

孝孺此狀雖爲忠義然擲筆慟哭似太已甚

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好學者絕矣。 上首肯之。及靖難師至金川門。宮中自焚。孝孺卽持斬衰服。晝夜號哭。至是爲鎭撫伍雲等執以獻。孝孺不屈。乃繫獄。遣人諭旨。終不從旣而議頒卽位詔于天下。問左右誰可代草者。皆舉孝孺。乃召出自獄。斬衰而見。悲慟不止。 上降榻慰諭之曰。我家事耳。先生何自苦。又曰。先生爲我作詔。命授以紙筆。孝孺大書數字。擲筆于地曰。死則死耳。詔不可草。上大聲謂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令復繫獄。以俟。乃燎其宗支。盡抄沒之。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

妻鄭氏、與諸子皆先自經死。每抄提人輒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亦皆坐誅。然後詔磔于市。凡係孫者皆凌遲之刑 凡九族外親之外親、盡數抄提發興州等衛充軍。尋調三萬衛、再調甘肅衛。外親自抄提後死者、復數百人。宥前御史尹昌隆、先是靖難兵南下、昌隆上書言今事勢日去、而比來章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作藩王也。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先據、雖欲求爲

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是按名捕治姦黨昌隆被驅將就刑當陛大呼曰臣當時曾上章勸以位讓　陛下奏牘尚存可覆案也　上乃命停刑閱其奏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可免酷禍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貸其死且諭之曰朕長子在北京爾往事之若能盡誠輔導不爾忘以爲北平按察知事○誅戶部侍郎郭任建文初用齊黃之策討諸藩之不靖者然後及燕郭任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除惡不務其本臣愚以爲迂也夫今日儲財粟以備軍實果何爲者然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上策也

尹昌隆鄒
任卓敬三
君子皆忠
誅戾衆而
不一用誠
非天耶

且兵貴神速苟爲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將坐自困耳　上聞而遂惡之故殺○誅工部侍郎卓敬　上執而欲殺之憐其才謂道衍曰向者姦臣各欲首先害朕惟敬欲徙封內地建文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道衍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　陛下豈有今哉于是敬遂就僇○族誅兵部尚書鐵鉉鉉被縛入見正言不屈反背立庭中令其回顧不可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罵不絕尸鉉色日人○族誅禮部尚書陳廸廸宣城人執至陛前責問謾罵不屈與子鳳山

三尚書臨刑抗節眞鐵漢哉

等同日就戮，臨刑罵不絕口。命割鳳山鼻舌熬熟，畀迪食之。迪唾之，益指斥，遂併凌遲而死。○族誅刑部尚書暴昭。昭，潞州人，被執抗罵不屈。上大怒，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聲猶不絕，至斷頸乃死。○守安慶禮部侍郎黃觀投江死。先是觀往徵兵上江諸郡，無應，而上渡江入正大統矣。觀自分大事已去，乃朝服東向再拜于羅刹磯湍急處，投水而死。妻翁氏在京師被逮，將給配象奴，翁攜二女沉于通濟橋下亦死。○守廣德翰林修撰王叔英自經死。叔英聞靖難兵渡江，知事不可爲，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以寄意，遂自縊死。後籙其家，叔英

貫觀之投[illegible]淵叔英之自縊死鳳韶之自刎王良之自焚皆得中正之體觀叔英王良之妻亦皆自盡可謂夫不負其君妻不愧其夫者也

妻亦自縊二女俱赴井死○御史曾鳳韶自刎死鳳韶吉安廬陵人　上旣卽位嘉其節欲召用之鳳韶卧于邸不應命○浙江按察使王良自焚死良河南祥符人靖難師旣入京良慟哭誓以必死會命使召之良執使者下獄詰旦縛出期戮以徇道中忽遇衆鼓譟而起奪使者去良還坐堂上悉收諸司印携歸辭與其妻訣妻先自投于池而死良遂舉烈焰擕印與家人同赴火死八月擢學士董倫以侍講王景爲翰林學士○擢前燕府長史金忠爲工部右侍郎○詔吏部及翰林院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問侍詔解縉名命侍左右縉英傑敢

名人才俊一時繫獄史死生色

言　上喜之。遂見信用。既而侍書黃淮改中書舍人。入見　上與語大奇之。凢侍朝特命淮與縉立于御榻左以備顧問。時　上以初登極。萬機叢委。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對至夜分。或便殿就寢。賜坐榻前。議論政事同列不得與聞。尋擢吳府審理副楊士奇為編修。改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為檢討。尋俱陞解縉為侍讀。修撰胡靖為侍講。編修楊榮為修撰。黃淮為編修

吏部尚書張紞自經死。　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顧侍臣太息曰。只為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

紈懼退而自經○左僉都御史景淸犯　駕伏誅淸陝
西眞寧人洪武甲戌廷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編修尋
嘉其才能命署左僉都御史建文初改爲北平參議往
察燕邸動靜　上譏之淸言論明爽大被稱賞尋還舊
任及建文闔宮自焚淸明知其出亡也猶思興復乃詣
上自歸　上嘉曰吾故人也仍厚遇之仍其官淸自是
恒伏利劍衣裾中委蛇侍朝人疑焉至是日早朝淸衣
新緋衣而入朝罷　上出殿門淸奮躍而前將犯駕先
是欽天監奏有星紅色犯帝座甚急至是淸衣緋果獨
鮮也　上命左右收之得所帶劍淸知志不遂乃躍起

效死于建
文者與叛
逆無異請
交[illegible]藩國

耆五嫂罵　上大怒命抉其齒且抉且罵噴之下血近
前直噴汙御衣　上愈怒剝其皮草櫝之誅於長安門
示百官而碎磔其骨肉是夜　上夢清杖劍繞殿追逐
明晨駕過其處忽斷索行三步爲犯駕狀乃命藏于庫
中詔滅清族盡掘其先墓焚夷焉抄提九族外親尤衆
真寧一邑幾徧蔓延于鄰郡縣云○召前北平按察使
陳瑛至京以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初瑛坐交通藩邸
謫廣西　上即位首召用之瑛怨建文諸臣最深旣而
瑛奏言建文之臣如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艮顏
伯瑋皆不順天命而效死于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無

背然後爲忠臣乎

聖言

靖難功臣封淇國二公城陽等[illegible]三侯數

異宜加追戮　上曰朕初舉義誅姦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其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純鄭賜黃福尹昌隆等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況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悉勿問○擢戶部侍郎夏原吉爲戶部尚書初原吉自福建召還　上欲大用之忌者或沮之曰彼建文用事之臣豈宜置之高位　上曰原吉父　皇太祖之臣也彼忠于　太祖故忠于建文義豈不忠于朕哉踰月遂進擢尚書

九月四日封賞奉天征討將士封都督僉事丘福淇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成陽侯鄭亨武安侯火真同安侯

賞等十一　治已下封　序附功示　林少保忠　城等三伯　明年封駙　馬袁容等　二侯進爵　功進封封　城侯公侯　伯共三十　二人　幣賜諸臣　以一於之　師頓先之　聽出高死　者三載此　深實類

顧成鎮遠侯、王聰武城侯、陳珪泰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濬新城伯、唐雲新昌伯、孫巖應城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玉子張輔信安伯、譚淵子譚忠新寧伯、房寬思恩侯、子孫世襲房勝富昌伯、劉才廣恩伯、子孫世襲指揮同知、以曹國公李景隆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陳瑄有默相事機之功、增景隆祿、封茹瑺忠誠伯、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子孫世襲指揮使、以駙馬都尉王寧不附權勢、以椎誣陷封永春侯、子孫世世承襲、餘將士論功高下陞賞

有差○擢吏部左侍郎蹇義為吏部尚書兵部左侍郎劉儁為兵部尚書○擢工部左侍郎黃福為工部尚書福萊州昌邑人由鄉貢洪武末為龍江左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 太祖奇其才識超陞工部右侍郎特見信用

上登極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于御前并指福為姦臣福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為姦則非 上知其名特宥之不問遷左侍郎遂進尚書自是益加寵任焉

○移東勝左衛于永平府東勝右衛于遵化縣

此實錄所記洪武初以東勝與和林開平大寧為邊至永樂初以大寧東勝僻遠難守遂移諸衛所于內地至宣德中後并開平與和林棄之東西失地而三百餘里遂以延綏大同宣府偏頭薊州為邊矣

始開內閣于東角門內命解縉胡靖楊榮楊士奇黃淮金幼孜胡儼七人入居閣中諭以委任腹心至意專與機密雖學士王景華不得與焉時機務孔殷每旦百官奏事退內閣之臣造扆前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漏下數十刻始退靖尋復名廣縉等七人其五江西縉吉水廣廬陵士奇泰和幼孜新淦儼南昌惟榮福建建安人淮浙江永嘉人〇逮谷府長史劉璟下獄自經死璟誠意伯劉基仲子也靖難兵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能用以病辭歸　上既登極璟卧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別姻戚舉觴戒之曰

申晁事詩汜孙翳先猜户類徵臨仲涼薄之耶士倒亦有志乳

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介爲魏徵可也壹承順天心不宜自底刑辟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語死生之分已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　上語猶稱殿下遂大忤旨下獄一夕辨髮自經死

十月　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命曹國公李景隆爲監修都總裁官尚書茹瑺爲副監修侍讀解縉爲副總裁〇以僧道衍爲僧錄司左善世〇命解縉等續閱建文羣臣章疏時　上于宫中得建文時羣臣所上章疏千餘通覽有一二干犯者命縉等續閱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有干犯者悉焚之因而從容問縉等曰爾

臣保千古一言九鼎

郭資雒僉以城守功

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對修撰李貫對曰臣實無之
上曰爾以獨無爲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
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乎盡心于建文
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
忠于彼今日事朕則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十一月壬辰册妃徐氏爲皇后○陞解縉爲翰林院侍
講學士胡廣黃淮胡儼皆侍讀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皆
侍講○論守城功陞北平左布政使郭資爲戶部尚書
仍掌北平布政司事保定府知府雒僉爲刑部尚書仍
掌保定府事○以江西儒士軒伯昂爲山東布政司左

參議、上初即位詔求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江西首以伯昂應詔故召用之○寧王權來朝入見相得甚歡權因乞改南土初欲得蘇州、上曰蘇州圻內不許、又欲得杭州、上曰五弟初封錢塘爲吳王皇考以爲不可改開封建文無道封其弟允熥爲吳王竟不克享建寧荊州重慶南昌皆善地惟弟擇焉寧王得書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上大怒王不自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臥城樓乞封南昌文皇不得已即藩司爲府封之南昌、

十二月朔月當食不食右通政李至剛請率百官賀、

上曰王者能脩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耶勿賀擢之為禮部尚書

高汝栻曰靖難死節之臣其章章者後人多其姓名曰革除遺事一首録禍及陣亡之臣凡十九人曰齊泰黃子澄方孝孺俞逢辰謝貴張昺葛誠宋忠馬宣朱鑑瞿濤彭聚孫泰耿炳文俞通淵瞿能莊得楚智鄭華一聞變自盡之臣凡十五人曰黃觀王叔英周是脩顏伯瑋廖昇王良曾鳳韶魏公冕鄒公瑾[illegible]魏王良錢芹黃鉞王省劉政一在難之臣罹禍者凡二十有三人曰陳迪練安侯泰郭任盧迥暴昭毛太黃魁胡子昭卓敬茅大芳胡閏戴德彝盧原質廖鏞朱微陳繼之韓永高翔董鏞王度巨敬甘霖一在外之臣與官爵不可考而俱罹禍者二十人曰鐵鉉王彬崇剛陳暉馬溥陳彥回林嘉猷鄭公智程本立葉惠仲姚善鄭恕程通陳思賢盧振謝昇周璿黃彥清高不危牛景先一中外士臣獲宥而後死者凡十八人曰董倫張紞徐輝祖李堅景清梁陳性善平安樓璉劉真何福[illegible]殷王璡周璟周縉劉亨高賢寧徐

宗實王稌一革除中見用之臣不及於難者六人曰沐春高遜志唐愚士劉觀宋禮鄭濂一革除中見用之臣及宦官後被斥於永樂者六人曰王鈍薛嵓張顏宗劉季篪徐安張敬其內外臣士官宦有所闕係而見用於永樂者共二十二人曰李景隆姚廣孝鄭賜黃福尹昌隆茹瑺胡濙楊文宋晟徐凱吳高吳傑袁宇郭新李德成羅義陳瑛李友直胡廣李貫歐陽韶吳亮

黃巖胡氏驗曰革除諸臣予嘗考諸留臺往牒凡不願命者罪惟戮其身且戮及其九族焉且又逮及其九族之外親以至九族外親之外親焉根連蔓引殆無孑遺蓋十族之誅不獨方孝孺一家爲然凡時爲姦臣皆如之然隱匿逋逃者未嘗無也其始也戮其身及其妻外親惟抄沒四散編戍而已永樂六年以後往往自本衛復行抄提或就戮或給配或役禍戍至十一年乃馳告訐姦惡之禁十三年則不復有告訐繫縛之牒自洪熙初詔從寬宥而後諸臣之遺裔出矣

皇明法傳錄卷十三終